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卷三

古詩

述懷

此以下自賊中竄歸鳳翔作
舊注晉阮籍嘗作詠懷詩八

十餘篇為
世所重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

天寶十五年安
祿山僭號賊犯

潼關哥舒翰軍敗退為其帳下執
之降賊關門不守上乃謀幸蜀

今夏草

木長脫身得西走

陶淵明詩孟夏草木長
按新唐書天子幸蜀甫

走避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奔行在為
賊所得至德元年亡走謁帝鳳翔趙去

此篇叙事甚明去年潼關破天寶十五載
六月為賊將崔乾祐破也先是公於五

月挈家避地鄜州有高齋詩及三川觀漲
塞蘆子詩即自鄜州挺身赴朝廷而逢潼
關之敗遂陷賊中既而是月肅宗即位靈
武治兵鳳翔公於至德二載夏四月自賊
中亡走鳳翔所謂今夏脫身走是也以草
木長推之則為四月蓋陶潛詩云孟夏草
木長也公既至鳳翔上謁則拜右拾遺焉
新書謂甫以天寶十五載七月中避寇寄
家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麻鞋見天子
欲奔行在為賊所得非也

衣袖露兩肘朝廷慙生還親故傷老醜涕

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言奔走流離迫於窘困至於麻鞋以

見天子露兩肘言衣不完莊子言原憲衣
衿而肘見授新書言甫至德二年亡走鳳
翔上謁授右拾遺而舊史以為甫謁帝彭
原郡至德肅宗年號也趙去玉琪云

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
脚不戰之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
學者尤効之而過甚遠大者難窺乎琪之
說如此麻鞋見天子亦紀實事且見其奔
走流離迫於窮困而然耳而王徽作炙轂
子有云夏商以草為屨左氏曰非屨也至
周以麻為之謂之麻鞋貴賤通著晉永嘉
以絲為之宮中嬪妃皆著之則麻鞋兩字
亦有所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趙云
而後言也詔許至鄜州迎家則後有
不欲遽違天顏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

在否

三川在鄜州按本傳甫寄家三川艱窶彌年孺弱至餓死者

比聞

同罹禍殺戮到雞狗

趙云詩又言去憑游客寄來為附家書也

殺戮到雞狗則使曹操

山中漏茅屋誰

後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

全性命盡室豈相偶

趙云茅屋摧頽於松傍以地冷之故茅雖

朽而屋骨未朽他人少有全性命者而吾之室家豈保其相偶聚乎左傳盡室以行

欽岑猛虎場鬱結回我首

陸機飢食猛虎窟趙云

以虎譬賊之暴也

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

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

耽酒

凡王室中否而再興謂之中興如周之宣王漢之光武唐之中宗是齊桓

好酒魏曹植賦曰若耽于鴆酌流情縱佚先王所禁君子所失霍光嘗曰臣聞湛

汚於酒師古曰湛讀曰沉又讀曰耽汚荒迷酒也

沈思歡會處恐

作窮獨叟

文選有云事出於沈思

偏仄行

贈畢曜西京賦駢羅偏側一云惄惄行篇中字亦惄

息

偏仄何偏仄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

間十日不一見顏色

江淹古別離詩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

趙云偏仄言巷之隘陋也西京賦駢羅偏側後漢肅宗賜東平王蒼詔曰數見顏色

色情重昔時

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澁如

棘

古樂府有行路難

我貧無棄非無足昔者相遇

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

一云慵相訪

又非關足

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

周禮正長乃官之長也潘安仁寡婦賦目炯炯而不寢曉來急雨春

風顛睡美不聞鍾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

泥滑不敢騎朝天趙云七諫云駕蹇驢而無策兮又何路之能極

已令請急會通籍阮籍騎驢到郡元帝紀一云已令把牒還請假

通籍注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名字物色縣之宮門省禁相應乃得入也武后時太學

生請急后亦省視之趙云請急請急男

兒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一作神拳拳中

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注拳拳舉持之貌也憶君

詩神慄然辛夷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

壯年

杜補遺本草云陳藏器曰此花江南地暖正月開花北地寒二月開花初

發如筆

北人呼為木筆花又蜀本圖經云

正月二月

花似著毛小桃色白而蒂紫花

落而無子

夏杪復著花如小筆此詩云辛

夷始花亦已

落蓋中春時趙云言時花

之開落所以

顯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

人之易老也

趙云晉書方外司馬漢書高

徒稀醉眠

趙云晉書方外司馬漢書高

速宜相就飲

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宋鮑照行

路難

且願得志數相就牀頭恒有沽酒錢

功名竹帛

非我事存亡貴賤委皇天世說

阮籍謂王戎曰

偶得一斗美酒當與君共

飲

趙云真宗問近臣唐酒價衆莫能對

四

主士詩三

四

吳文彬

丁晉公獨曰每斛三百上問何以知之可
引此詩以對青銅錢蓋銅錢中純銅之可
貴者時人語張鷟曰有
如青銅錢萬選萬中

北征

後漢班彪更始時避地涼州
發長安作北征賦鮑玄至德

二年公自賊窟歸鳳翔謁肅宗
授左拾遺時公家在鄜州所在
寇多彌年難窶孺弱至餓死者
有墨制許自省視八月之吉公
始北征徒步至三川迎妻子故
有是詩東坡嘗云北征詩識
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
爭高可貴也趙云班彪自長
安避地涼州作北征賦公亦因
所徃之方同故借二字為題耳
墨制則行在倉卒之間所用也
此詩凡七十韻開之士夫言孫

葦老嘗謂老杜北征勝韓退之
南山詩王平甫又謂南山勝北
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
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
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
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
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
定又嘗觀宋景文和賈侍中覽
北征篇詩有云莫肯念亂小雅
怨自然流涕表安愁則公賦詩
之心可見矣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

茫問家室

趙云皇帝肅宗至德二載公自鳳翔歸鄜州此之謂北征也蒼

茫荒寂之兒詩

小明二月初吉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

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華

時房琯得罪甫上言琯罪細不

宜免帝怒詔三司推問甫謝因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體帝不省錄詔放甫

歸廊省家趙云此篇公往廊州省家之

詩以公之詩參唐曆考之公詩前篇曰今

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乃至德二載四月

也麻鞋見天子而涕淚授拾遺則繼此便

有除命也房琯罷相在是年五月丁巳則

甫論琯不宜免正在此五月也按甫傳帝

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

言者路帝乃解然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

寇奪甫家寓廊彌年難窶孺弱至餓死因

許甫往省視則公今詩所謂顧慙恩私被

詔許歸蓬華是也公之掾琯無罪在此年

之五月而王原叔作集記乃云至德二載

竄歸鳳翔肅宗明年論房琯不宜罷相出

為華州功曹所謂明年乃乾元元年也其

此南本傳差謬如此

故因此詩以辨之

拜一作奉辭詣闕下

問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

言諫免琯趙云甫既得往而不忍輕去其君尚恐君又有過舉而當諫諍之

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

甫憤所切

東胡祿山也憤其亂也趙云

言大臣之事而公今所云則以肅宗之於經緯固自慎密也東胡指言安慶緒也舊

注云東胡祿山也大誤蓋至德二載正月乙卯安慶緒已弑其父祿山而襲偽位矣

揮涕戀行在

天子行幸所在曰行在

道途猶恍惚

言心

憂也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

人煙眇蕭瑟

靡靡猶遲遲也詩行邁靡靡蕭瑟言人皆避亂無安居者

謝惠連西陵遇風詩靡靡即長路古樂府君子行云越陌度阡魏文帝樂府秋風蕭

瑟天氣涼

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

縣旌旗晚明滅

時肅宗在鳳翔

前登寒山重屢得

飲馬窟

古樂府有飲馬長城窟行

邠郊入地底涇水中

蕩潏

邠州古豳國昔公劉據豳其地開元十三年改豳州爲邠州周禮雍州川

曰涇

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

秋花石戴

一作帶

古車轍

趙玄陵谷遷變石上仍有轍迹

也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

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

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言山中草木皆遂其

生而人不遑寧止趙云或紅如丹砂或

黑如點漆倣王逸言王赤如鷄冠黑如純

漆之勢也雨露之所濡倣莊子日緬思桃

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之勢也緬思桃

源內益歎身世拙桃源秦俗避亂之所

洞上曰上源夫人中曰王源夫人下曰桃

源夫人晉時漁者常往焉趙云桃源在

鼎州陶潛有記有詩今坡陁望廊時谷巖

因見果實而思之也

互出沒廊時漢武郊祀之所春秋時白狄

其家之所在也杜正謬前漢郊祀志秦

文公夢黃虵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於廊

衍文公問史勃曰此上帝之徭君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祀白帝焉以此考之

鄜時乃文公木末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

言猶遠也趙云詩我行其野我僕痛矣左傳云昭王南征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張

載叙行賦轉木末於北岑鳴鳥一作鳴黃桑野鼠拱亂

穴夜深經戰一作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

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

物翰以兵二十萬守潼關及其敗也火技歸仁曰公以二十萬一日覆敗持是安

質書云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吳質與太子

異物趙云言民一半為鬼也况我墮

一作隨

胡塵及歸盡華髮

甫先陷賊而亡歸趙云其存者於

離亂之久見其盡老也

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

董先

生衣百結

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驕

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

趙云見耶背面啼使耶字乃出木蘭詩不聞耶娘喚女聲句中之字垢膩脚不襪王

琪以為轉石於千仞山之勢沈佺期被彈詩云窮囚多垢膩左傳褚師鞮而登狀

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圻波濤舊繡

移曲折天吳及紫鳳

天吳水神也杜補遺木玄虛海賦天吳

乍見而髣髴山海經云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為水伯虎身人面八手八足八尾

青黃色山海經云丹穴山有鸞鳳屬也如鳳五色而多紫趙云天吳海圖所

畫之物紫鳳顛倒在短桓一作褐杜正謬當

蓋傳寫之誤也張衡應問曰士有解桓褐而襲黼黻方言曰關西謂檐榆短者為桓

褐前漢貢禹桓褐不字師古曰桓謂童豎所著之襦褐毛布也趙云短褐字長短

之短自出班彪去貧者衣短褐又淮南子載寧戚飯牛歌曰短褐單衣適止斲故公

前篇用對長纓杜田泥為桓褐之字非矣戰國策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

錦繡鄰有短老夫情懷惡嘔泄卧數日作一

數日卧郝無能一作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

黛亦解苞衾稠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